

滇文丛录卷一至四

滇文叢錄卷一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論著類一

山川辨

楊士雲

按點蒼山見於唐書南詔傳又見於元史地理志無異名也而傳者或以爲即靈鷲山蓋借稱耳靈鷲山在天竺國即漢身毒國都臨恒河一名伽毗黎河靈鷲山胡語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餘並見通典通考及范石湖吳船錄按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通典以酈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輿地志以爲至僰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沒無以詳焉蔡氏作傳引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僰綽以西夷水南流入於南海者有四曰麗水即古之黑水也程氏以僰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所謂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尤爲証驗王景常雲南志以蔡傳以西洱河葉榆澤爲黑水以今考之雍梁之界皆曰黑水則黑水當自雍之西南以

經於梁之東南惟瀾滄江爲然源出吐蕃嵯和哥自西而南至麗江蘭州入雲龍舊州南過永昌八十里又南過猛緬茶山車里大甸七十城門入南海豈即古之黑水歟周文安公疑辯錄曰甘肅志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西流荒遠矣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蓋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趨南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麗水出吐蕃黎牛石下歷鶴慶至馬湖出叙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麗水而不知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麗水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江爲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源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州之西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果何預哉是以西洱河爲黑水者亦非也地志以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南廣水出叙州之西南夷地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南廣洞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爲黑水者尤非也要之出張掖者爲是愚竊謂河之難窮者源也歷代皆主張騫

薛元鼎之言至都寔而後定黑水之難窮者流也歷代言人人殊安知異日不有如都寡者乎西洱河出罷谷山蒙茨河村北流入寧河洱河源出此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於三併入於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彝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爲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彝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彝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彝人濮人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

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亦當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傳論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地而禹貢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又不入南海諸葛亮箋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遺都實因水之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於前而明於後者今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按黑水由雍州自北而南至燉煌郡經三危山過梁州入南海即酈道元水經亦未詳其所由今繹舊志張機南金沙江考與闕禎兆之黑水考其說庶幾近之若

李元陽等二辨直以瀾滄江爲黑水恐尙未確姑並存之以俟後之博雅君子參稽而論定焉

大舜善與人同論

李東儒

聖人成其大惟不自知其大能之軻云大舜有大焉禹暨由軻不之大也匪舜曷大舜之大不自知其大也不自知其大是謂無我而後能善同於人人與我皆善也廓然而已矣此成其大也夫大之難三曰妙感物之機難極應善之速難盡廣大光明之心難不難也則舜易易爾何軻之大舜也是故舜之大惟不自知其大能之今夫惟岱爲大躋梁父過肅然下瞰羣山則屹然者介丘矣而岱不知也惟天爲大搘膠葛薄雲氣以俯臨后地則隤然者撮土矣而天不知也夫不知其大而后能大之大之義大矣哉書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又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吁大哉舜乎然舜不知也不知則人我之辨忘矣軻曰舍己從人是謂忘我取諸人以爲善是謂忘人此公天下之善而不私也是故過化存神非妙感物之機者孰能與於此聞見沛然非極應善之速者孰能與於此好問好察隱揚用申非盡廣大光明之心者孰能與於此機也者神也神則有鼓舞變化之道以同善於人速也者

虛也虛則有涵負包容之量以同善於人盡廣大光明之心也者知也知則有知行擇守之力以同善於人同善於人而天下之善同矣不同何讓路讓畔器不苦窳耕稼者陶者漁者之同何明在下濟濟相讓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同何爲法可傳定父子憂鄉人天下後世之同是同也舜同之也同斯大矣然不自知其大也自知其大則較彼己商長短氣勝局量矣無若有虛若實才乏器溢矣忌嫉而卑聖侮賢無不至矣私刻而求全責備無完人矣此自知其大也惡能大故舜之大天也禹拜昌言其地之大乎由喜聞過其山之大乎自山而地自地而天則幾矣軻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大舜善與人同論

段承恩

道其天下之公乎唯聖人爲能體之也是故以物觀物而不爲天下有吾身以道觀我而不以吾身小天下不有身者忘我者也不小天下者忘物者也忘我之謂虛忘物之謂公虛則受而萬感之幾順公則普而萬物之情一順而一天下之善備矣夫是之謂大同昔者舜大聖人也稽其德曰玄矣道曰精矣業曰帝矣功曰神矣天下後世不可企而同矣豈惟夫人不可同也聖如禹賢如仲由亦不得而同也不得

而同而舜乃汲汲以下同人人不已卑哉於乎茲其爲舜也與嘗觀天人合一之道矣易曰繼之者善也是性之源也成之者性也是善之倪也天且弗二而況於人乎况於物乎是故以我觀物則我也以物觀物則我與人皆物也固無所謂我也以道觀我則人與物皆我也固無所謂物也不曰海乎合川滄江河以爲量也不曰大舜乎聯天地萬物以爲身也故曰天體物而不遺聖人體道而無不在使舜當是時也裂裂然與天下相低昂而曰吾聖矣聖矣則亦一身之善也已夫天下何爲而自善其身哉曰機淺曰志小曰量隘曰氣輕機淺則冥而罔之志小則惰而不振量隘則忌而自堅氣輕則驕而易盈是故天下之不善生於自善大舜之聖生於不自聖也不自聖斯其爲益聖也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由今觀之取禹以宅百揆稷以播百穀契敷五教則禹稷契之善舜身之矣取臯陶以明五刑垂以工益以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則陶垂益夷夔龍之善舜身之矣不唯是也四岳有善焉四門有善焉則取諸不唯是也東海之人有善焉西海之人有善焉百世之上有善焉百世之下有善焉則取諸則四方上下之善舜又身之矣同人曰同人于野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是故九德事焉百揆叙焉百姓昭焉萬邦協焉三苗

格焉百獸率焉天地官焉萬世賴焉其始也渾渾然與天下同而其終也巍巍乎與
天下異非舜與天下異天下之人自與舜異之也益稷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
生子言之曰後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矣夫是之謂同天於乎大舜不可同矣茲欲
去其不可同以求其可同則若之何曰立志莫如勇進學莫如謙惟勇則不恥於聞
過惟謙則不艱於受善今天下有聞過如由者焉吾必曰作聖之基也有拜善如禹
者焉吾必曰大同之門也是故勇以敏學無弗遇矣謙以益德無弗仁矣仁以體物
無弗同矣顏淵曰舜何人也

騰越廳關隘論

吳宗堯

昔蘇轍曰西南徼外蠻夷爲變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不可救者其情莫不由
邊徼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受侮欺慢而不之禁窮志無聊結盟攻剽丘濬
曰雲南百夷之地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思任梗化即討平之大抵所以制馭之
者宜擇要害地於騰衝景東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不
爲人所煽惑引誘夫額濱之論原其變之故在攘彼利也瓊山之論止其變之萌在
禁商貨也彼利不攘我利不入彼激怒而奚由哉聞父老言昔麓賊之釁緣譯於彼

者悅以豔女遂爾獘側致勞王師吁可鑒矣今商夷者多購奇貨以銜惑夷心期售數倍之利又嘉靖末年採買之遺竟無寄歲譯役之從難免驛騷然則禁客貨寢採買豈非制馭之要哉先正止守蠻哈山在平崖之外去州治三百餘里仍屬南甸管轄每歲春冬驅官兵同頭目烈罕部下截把後因岳罕構釁請師平之遂議蠻哈山添設守備一員領兵五百名常川戍守而隴川一路亦設守備一員領兵五百名守平麓五百名守隴川五百名守箐口俱屬永騰參將領兵一千名駐劄騰城兩處應援慮似周矣但昔年招集烏合俱係各省雖驕悍難馭猶習於戰鬥今以嵐瘴疾故又皆本地軍餘投充殊無實用反爲夷人所輕至如各險隘議設八關平麓議設二堡二十四屯皆撫夷漆文昌參將吳顯忠竭精竭力共成厥事而永騰免糴運之苦各兵稱宿飽之便始意非不美善獨計屯田者有虛名而無實益其中家溫飽稍贍牛種力耕耨辦公糴者未嘗無人其積猾無恥者荒田畝缺牛種止借支公糴銀兩并家馬口糧與營兵乾折以完十分之一而拖欠益多至於有警而糴運尙苦小民又何裨於國哉創始者固善今反生弊耗財矣至於夷路雜出非可以八關之設而禁止內入一關設兵把隘不過二三十名豈能禦蜂蝨而閉以謝之况有兵之名而

無實哉先年思正內奔瓦酋追逐長驅而來有一關當之否又多安民單騎逃出誰與阻之且春冬防守夏秋散處騰地焉必夷人出沒於春冬而歛跡於秋夏也虛耗月糧乘輕策肥徒滋若輩之溫飽已耳倘若議減尙可以爲國家惜財耗也

諸夷近騰說

吳宗堯

繫惟此一線之地官於南北者雖土著世臣然調兵出令自爲聲教羈縻不絕而已故雲藩統稱西南其實南北之中各異其俗亦各異其政正統以來經略南夷者設爲宣慰司六撫夷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二其附屬者不與焉建置之法地廣秩崇者遠地狹秩卑者近近者資其屏翰故撫治之所常及遠者疏其約束故法令之所簡施其遠者如孟養阻負於西最爲荒僻緬甸八百老撾地皆瀕海木邦車里猛密又在其內凡此七夷皆雄長地大而民衆據地阻兵不可號令於我若無所益但其勢均力敵彼此頑頑不敢妄動似亦可爲牽制之術然尾大不掉終恐難馭切近小夷吾恃以爲屏翰彼且畏服遠夷大兵一臨膽落而氣喪何屏翰之有哉夫夷之遠而大者若老撾若八百若車里去我甚遠木邦前頗效順惟孟養則叛夷之餘燼與我鄰壤而久這天誅若洞吳則勃起之緬酋也乘釁妄動肆侵鄰境隴

川則麓賊之舊地思可叛於勝國思倫叛於國初思任叛於正統思機思卜嗣而爲逆豈其形勢多所背亂歟何梟獍之迭生也於此三者須當預爲之備然孟養方爲緬人所困緬人亦在懸遠且綿力薄材素非勁敵所恃者象馬火銃而已其所以爲之耳目伺我動靜者不在所防之遠夷而在所恃之屏翰如不察此爲虛聲恐動或屯戍以備之或益兵以防之或築鑿以衛之或和糴以待之或遣使以撫之皆恐無益實用而財力兵民胥將疲於奔命矣隴川干崖賴以防遠殊不知遠者不足虞而近者所當備故論滇西南夷之大勢東以沅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於八百西以南甸爲關麓川爲蔽而達於緬甸諸夷之地惟麓川爲最大日要其形勝足恃若此而又狃於習亂其可玩而忽之哉自昔禦夷法如曰即有逆萌乘其未集霆擊而驅赴之則怖急者可牀下伏此制勝之說也如曰歲簡良使深入夷方即有事釁隨加策斷抑強扶弱不待其張此撫理之說也然夷地險阻多瘴至於用兵非可朝聞而夕發則制勝之說不可輕用使臣入者惟務豐其橐金虛文罔上撫理而非其人反以滋夷之玩是皆無益於事竊謂近者未治難以言遠賈太傅告文帝欲重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惟上

之令莫敢不行文帝未之從主父偃襲用其說而諸侯自削此古今之善謀且以今事如永昌施甸之夷亦獷悍難治者假使唯一酋統之豈其易服乃裂爲二十八寨各有長一人安動羣攻之矣二百年來帖服無事以處置得宜爾也竊謂諸夷如宣慰輩所部甚大於其子孫豈不欲人人貴之哉如區畫有方計以恩撫之凡其地大民繁而欲希光澤徧所親在所不斬彼皆歆於秩命之榮自相效爲分土之計不必勤兵數傳之後諸夷且削弱自戢今隴川即昔麓川措置最宜急者往年麓川多鯉多鯨多鱸同時爭襲至今爲未斷之獄向使曩時裂土分之三人之爭且息而屢叛之地患根且拔矣惜此機之失也近小之夷如南甸類則不必如此惟申明舊制悉錄有功舊爲副屬而今廢者舉復以參制之有廢絕者據副屬之地歸爲我地毋使夷性得以專恣自大則患免矣或曰夷土吾何利之夫苟世爲夷土而大有利害所係亦當取之况昔皆華人爲之副爲之屬各有分地焉彼獨兼之並不問罪益得恣肆今按籍歸我是謂申畫何利之哉若干崖副屬俱存但令其牙爪相制此易於南甸者干崖南甸近夷也二夷馴服騰維固矣日展日拓安知隴川之不可令哉三宣撫旣聽約束以歸地爲縣置禦則騰有輔邑即遠夷有安動警報先至得早爲之防

屬邑恃臘爲之後臘有屬邑爲之屏可以百世鞏固坐取全勝此似杞憂然籠夷之版釀禍甚巨實殷鑒也如機有可乘時有可決何惜爲之哉

條陳屯糧議

俞汝欽

先年本衛成規凡百戶所畢役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其七分每軍一名墾田一分納秋米九石二斗夏稅出於陸地田有定畝軍有定數故田俱墾而糧易完自成化宏治以來或爲官旗隱占不行納糧或捏報民田改作民田賣與別姓糧數雖如舊而畝數則大殊於前矣各軍亦屢曾具告或年數太遠無從稽查或查出欲斷田還伍而所報民糧又無歸著或雖無二者之患而水衝沙壅堰廢溝壞碍衆費多無人修復故每田一分該租谷二十石今只得二三石或五六石者有之至於陸地則侵占變賣爲日已久到今大半全無而麥糧虧賠尤甚此田數之不能復舊而水利之不能如前其弊一也又在昔分撥之多寡高下豈能盡均而到今之潤燥肥瘠安能無別故租足償而糧無累者亦豈盡無然不過十分之二三耳其實租不及三之一而賠每倍之者甚多其弊二也先年田各有軍領種近則逃亡者漸多田雖存而無軍領者過半矣夫田無人領則佃戶無主非甚獲利即易拋荒彼見存者尙納本名

猶且不足已田未闢何暇爲人乃今凡管屯者並拋荒逃亡之田派使賠納每軍賠至十餘石或二十石者有之情豈能堪也於此不爲減處恐逃者不復思歸而在者亦欲就逃矣此軍數不能如舊而見當者爲累滋深其弊三也每年各軍管屯則由所以至衛皆有年例管屯指揮並千戶出詣在外各倉復有下程各軍費用先已數兩雖在上有禁并閒有不受者然已成故事不能永革也是以納糧之銀半爲無名之費此糧所以不易完其弊四也糧不盡完則管屯官不免住俸官謂爾糧不完而住我俸各軍恐其移怒咸以完糧爲緩而補俸爲先是以糧銀暗爲補俸之用此糧之所以常不完其弊五也近年督催嚴明拖欠者視昔雖少然其中殷實者無幾或賣產業或鬻子女者無賣無鬻即以逃爲上矣故一伍僅存三五丁或七八丁者亦有之非以累益重而益不堪故相率而逃以至此歟欽生長此方深洞其弊舊欠未償新徵復繼鎖拷監禁殆無虛時誠有不忍坐視者查得安寧易門等所除膏腴照舊承納之外凡衝墾崩寒乾薄拋荒并逃亡之糧令納折色減作三錢并二錢者俱有之定爲常年災傷處之甚詳行之已久碑石現存近歲本衛徐潮周輔二百戶伍亦比前例具告已蒙減徵則各伍凡係虧賠之糧事體相同何爲獨異而忍其有偏

累也哉乞目一伍查之以及各伍其有丁多之族人衆易湊雖賠不累者不必再處外其丁少之戶賠累不堪者俱照前例一體減之不惟調停尤足蘇困此固一法也又屢相訂議莫若參酌有司徵收事例各軍革去管屯名色每伍立一人如縣之里長并幫催者一人管屯官出帖二人散帖俾各軍執帖依期親納其有過期不完者并二人責治之則各軍有休息之期無管屯之累而在官亦杜年例之擾私費既省斯公事亦完矣除在城倉糧原係指揮等官同收外其在外各倉只許本所百戶同有司官一員詣彼地親收不許指揮千戶復出侵擾蓋相繼往催徒應故事各軍便有下程供俸之資費且有司之糧收止一官各伍分徵其數即少固不在多員也除百戶照舊其餘免令再往爲便至於管屯官之俸非果拖欠太多姑免其往則在軍既止下程之需又省補俸之用爲費少斯供賦漸易矣又先年移本衛中左二所於騰衛其遺留未去仍往成家者大約今近百丁其馬步伍中餘丁頗多編差每剩者俱太逸各令清出不許隱漏總計各所虧賠之數若干令前項人丁每名每認一石之數免出雜差尤爲兩便蓋在此納數石則在彼即輕數石矣况又不止數石乎如此庶輕重適均勞逸不遠雜費既裁完納尤易此又一法也如蒙准呈伏乞批行屯

田道委公正能幹官員專主其事徧歷其地其虧賠秋糧夏稅同各伍百戶踏勘細
查從實回報查照安寧徐周二伍事例一體從儉徵收其餘弊法從長議處務求折
衷以次厘正迨處分既定之後乃勒一碑示爲永久之規不許後官肆意變亂庶軍
困可蘇糧亦易完存者不復思逃而逃者又思復業矣惠溥於一方澤垂於永久厥
功豈小補哉

萬花溪礦議

史旌賢

萬花溪在邑西南四里而近余先世洪武中戍洱營菟裘焉萬歷甲辰春四方亡命
者謂望之時時有白馬見必產礦將分據余先望几席間里諸生聞之衡陽龍侯覆
按之無狀曰彼熙熙攘攘者何許人是妄營利而貽害我不腆之邑乎逮其渠魁麗
於法有差訛言遂息頃微聞一二尉幕之子謂奇貨可居也復申前說以搖人心旦
夕蜚語上聞遂有謂縉紳及諸生阻之者若曰茲公家事胡爲出位哓哓令有司者
掣肘也余惟今寓內景象何如哉自言利者起而榷稅採礦之使紛如也誰不扼腕
憂之而思罷之余嘗從大夫某即明日張膽陳民間疾苦以俟採擇奚不可者如使
縉紳禁不得言將令孝順中涓奸弁而後可乎吁過矣然猶可諉曰利害在一邑也